

温氏母训 明 温璜 述

●提要

臣等谨案：《温氏母训》一卷，明温璜录其母陆氏之训也。璜初名以介，字于石，号石公，后以梦兆改今名，而字曰竇忠，乌程人。崇祯癸未进士，官徽州府推官，事迹附见《明史·邱祖德传》，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烈。璜有遗集十二卷，此书其卷末所附录，语虽质直，而颇切事理。末有跋语，不著名氏，称原集繁重，不便单行，乃录出再付之梓。案：璜于顺治乙酉起兵，与金声相应以拒王师。凡四阅月，城破，抗节以死，其气节震耀一世，可谓不愧于母教。又高承埏《忠节录》载：璜就义之日，慨然语妻茅氏曰：“吾生平学为圣贤，不过求今日处死之道耳。”因绕屋而走。茅氏曰：“君之迟留，得无以我及长女竇德在乎。”时女已寝，母呼之起，女问何为，母曰“死耳”。女曰：“诺。”即延颈受死，璜手刃之。茅氏亦卧床引颈待刃，璜复斫死，乃自刭。知其家庭之间，素以名教相砥砺，故皆能临难从容如是，非徒托之空言者矣。故虽女子之言，特录其书于儒家，示进之也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。

总纂官：臣纪昀、臣陆锡熊、臣孙士毅

总校官：臣陆费墀

●温氏母训

穷秀才谴责下人，至鞭扑而极矣。暂行知警，常用则翫，教儿子亦然。

贫人不肯祭祀，不通庆吊，斯贫而不可返者矣。祭祀绝，是与祖宗不相往来；庆吊绝，是与亲友不相往来。名曰“独夫”，天人不佑。

凡无子而寡者，断宜依向嫡侄为是。老病终无他诿，祭祀近有感通。爱女爱婿，决难到底同住。同住到底，免不得一番扰攘官司也。

凡寡妇，虽亲子侄兄弟，只在公堂议事，不得孤召密嘱。寡居有婢仆者，夜作明灯往来。

少寡不必劝之守，不必强之改，自有直捷相法。只看晏眠蚤起，恶逸好劳，忙忙地无一刻丢空者，此必守志人也。身勤则念专，贫也不知愁，富也不知乐，便是铁石手段。若有半晌偷闲，老守终无结果。吾有相法要诀曰：“寡妇勤，一字经。”

妇女只许粗识“柴”、“米”、“鱼”、“肉”数百字，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。

贫人勿说大话，妇人勿说汉话，愚人勿说乖话，薄福人勿说满话，职业人勿说闲话。

凡人同堂、同室、同窗多年者，情谊深长，其中不无败类之人。是非自有

公论，在我当存厚道。

世人眼赤赤，只见黄铜白铁。受了斗米串钱，便声声叫大恩德。至如一乡一族，有大宰官当风抵浪的，有博学雄才开人胆智的，有高年先辈道貌诚心，后生小子步其孝弟长厚，终身受用不穷的。这等大济益处，人却埋没不提，纔是阴德。

但愿亲戚人人丰足，宁我只贫自守。若使一人富厚，九族饥寒，便是极缺陷处，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间。

周旋亲友，只看自家力量，随縁答应。穷亲穷眷，放他便宜一两处，纔得消谗免谤。

凡人，说他儿子不肖，还要照管伊父体面；说他婆子不好，还要照管伊夫体面。

有一等人，撞贩风闻，为害不小；有一等人，认定风闻，指为左券，布传远近；有一等人，直肠直口，自谓不欺，每为造言捏谤，诱作先锋，为害更甚。

贫家无门禁，然童女倚帘窥幕，邻儿穿房入闼，各以幼小不禁，此家教不可为训处。

中年丧偶，一不幸也。丧偶事小，正为续弦费处。前边儿女，先将古来许多晚娘恶件，填在胷坎；这边新妇父母，保婢唆教，自立马头；两边闲杂人，占风望气，弄去搬来；外边无干人，听得一句两句，只肯信歹，不肯信好，真是清官亦判断不开。不幸之苦，全在于此。然则如之奈何？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，二者立身端正。

人生只消受得一个“巴”字。日巴晚。月巴圆。农夫巴一年。科举巴三年。官长巴六年、九年。父巴子，子巴孙。巴得歇得，便是好汉子。

凡父子姑息【疑为“媳”】，积成嫌隙，毕竟上人要认一半过失。其胷中横竖道，卑幼奈我不得。

富家兄弟，各门别户，最易生嫌。勤邀杯酒，时常见面，此亦远谗间之法。

贫人未能发迹，先求自立。只看几人在坐，偶失物件，必指贫者为盗藪；几人在坐，羣然作弄，必指贫者为话柄。人若不能自立，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，不受也要你受。

寡妇弗轻受人惠。儿子愚，我欲报而报不成；儿子贤，人望报而报不足。我生平不受人惠，两手拮据，柴米不缺。其余有也挨过，无也挨过。

我生平不借债结会。此念一起，早夜见人不是。

作家的，将祖宗紧要做不到事，补一两件，做官的，将地方紧要做不到事

，干一两件，纔是男子结果。高爵多金，还不算是结果。

人言日月相望，所以为望，还是月亮望日，所以圆满不久也。你只看世上有贫人仰望富人的，有小人仰望贵人的，只好暂时照顾如十五六夜月耳，安得时时偿你缺陷？待到月亮尽情，乌有那时日影再来光顾些须？此天上榜樣也。贫贱求人，时时满望，势所必无，可不三思？

儿子是天生的，不是打成的。古云：棒头出肖子。不知是铜打就铜器，是铁打就铁器，若把驴头打作马面，有是理否？

远邪佞，是富家教子第一义；远耻辱，是贫家教子第一义。至于科第文章，总是儿郎自家本事。

贵客下交寒素，何必谢绝？蔬水往还，大是美事。只贵人减驸从，便是相谅；贫士少干求，便是可久之道也。

朋友通财是常事，只恐无器量的承受不起。所以在彼名为恩，在我当知感。古来鲍子容得管子，却是管子容得鲍子。譬如千寻松树，任他雨露繁滋，挺挺承当得起。

世间轻财好施之子，每到骨肉，反多恚吝，其说有二：他人蒙惠，一丝一粒，连声叫感，至亲视为固然之事，一不堪也；他人至再至三，便难启口，至亲引为久常之例，二不堪也。但到此处，正如哑子黄连，说苦不得。或兄弟而父母高堂，或叔侄而翁姑尚在，一团情分，砺斧难断。稍有念头防其干涉，杜其借贷，将必牢拴门户，狠作声气，把天生一副恻隐心肠盖藏殆尽，方可坐视不救。如此便比路人仇敌更进一层。岂可如此？汝深记我言。

富贵之交，意气骤浓者，当防其骤夺。凡骤者不恒，只平平自好。

凡富家子弟交杂者，虽在师位，不可急离其交，急离之则怨谤顿生；不可显斥其交，显斥之益固其合。但当正以自持，相机而导。

介告母曰：“古人治生为急；一读书，生事嗇矣。”母曰：“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各执一业，各人各治所生，读书便是生活。”

问介：“侃母高在何处？”介曰：“剪髮饷人，人所难到。”母曰：“非也。吾观陶侃运甓习劳，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。”

问介：“吾族多贫，何也？”介曰：“比自葵轩公，生四子，分田一千六百亩。今子孙六传，产费丁繁，安得不贫？”母曰：“岂有子孙专靠祖宗过活？天生一人，自料一人衣禄。若肯高低，各执一业，大小自成结果。今见各房子弟，长袖大衫，酒食安饱，父母爱之，不敢言劳，虽使先人贻百万贖，坐困必矣。”

世人多被“心肠好”三字壞了。假如你念头要做好儿子，须外面实有一般孝顺行径；你念头要做好秀才，须外面实有一般勤苦行径。心肠是无形无影的

，有何凭据？凡说心肠好者，多是规避様子。

中等之人，心肠定是无他。只为气质粗慢，语言鄙悖，外人不肯容恕。当尔时，岂得自恃无他，将心唐突？

世多误认直字，如汝读书只晓读书一路到底，这便是直人。汝自家着实读书，方说他人不肯读书，这便是直言。今人谓直，却是方底骂圆盖耳，毒口快肠，出尔反尔，岂得直哉？

贫家儿女，无甚享用，只有早上一揖，高叫深恭，大是恩至。每见汝一勾便走，慌张张有何情味。

读书到二三十岁，定要见些气象。便是着衣吃饭，也算人生一件事。每见汝吃饭忙忙碌碌，若无一丝空地。及至饭毕，却又闲荡，可是有意思人。

治生是要紧事。汝与常儿不同，吾辛苦到此，幸汝成立，万一饥寒切身，外间论汝是何等人？

人有父母妻子，如身有耳目口鼻，都是生而具的，何可不一经理，只为俗物？将精神意趣，全副交与家縁，这便唤作家人，不唤读书人。

贫富何常，只要自身上通达得去。是故贫当思通，不在守分；富当思通，不在知足。不缺祭享，不失庆吊，不断书香，此贫则思通之法也。仗义周急，尊师礼贤，此富则思通之法也。

劳如我，不成怯症，世无病怯者；苦如我，不成郁症，世无病郁者。

做人家切弗贪富，只如俗言“从容”二字甚好。富无穷极，且如千万人家浪费浪用，尽有窘迫时节。假若八口之家，能勤能俭，得十口费粮；六口之家，能勤能俭，得八口费粮，便有二分余剩。何等宽舒，何等康泰！

过失与习气相别，偶一差错，只算过悞。至再至三，便成习非，是处极要点察。

凡亲友急难，切不可闭门坐视，然亦不可执性莽做。世间事不是件件干得，纔唤干人。

汝与朋友相与，只取其长，勿计其短。如遇刚鲠人，须耐他戾气；遇骏逸人，须耐他罔气；遇朴厚人，须耐他滞气；遇佻达人，须耐他浮气。不徒取益无方，亦是全交之法。

闭门课子，非独前程远大。不见匪人，最是得力。

堂上有白头，子孙之福。

堂上有白头，故旧联络，一也；乡党信服，二也；子孙禀令，僮仆遗规，三也；谈说祖宗故事与郡邑先辈典型，四也；解和少年暴急，五也；照料琐细，六也。

父子主仆，最忌小处烦。碎烦碎相对，面目可憎。

懒记帐籍，亦是一病。奴仆因縁为奸，子孙猜疑成隙，皆由于此。

家庭礼数，贵简而安，不欲烦而勉。富贵一层，繁琐一层；繁琐一分，疎阔一分。

人家子弟作揖，高叫深恭，絶好家法。凡蒙师教，初学须从此起。

凡子弟每事一禀命于所尊，便是孝弟。

吾闻沈侍郎家法，有客至，呼子弟坐侍，不设杯箸。俟酒毕，另与子弟常蔬同饭，此蒙训恭俭之方。

曾祖母告诫汝祖汝父云：“人虽穷饿，切不可轻弃祖基。祖基一失，便是落叶不得归根之苦。吾宁日日减餐一顿，以守尺寸之土也。”出厨尝以手扞锅盖，不使儿女辈灭灶更燃。今各房基地，皆有变卖转移，独吾家无恙，岂容易得到今日？念之念之！

汝大父赤贫，曾借朱姓者二十金，卖米以糊口。逾年朱姓者病且笃，朱为两槐公纪纲，不敢以私债使闻主人，旁人私幸以为可负也。时大父正客姑熟，偶得朱信，星夜赶归，不至家，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处。朱已【已】不能言，大父徐徐出所持银，告之曰：“前欠一一具奉，乞看过收明。”朱姓忽蹶起颂言曰：“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？吾口眼闭矣。愿君世世生贤子孙。”言已气絶。大父遂哭别而归。家人询知其还欠，或駮之。大父曰：“吾故駮。所以不到家者，恐为汝辈所惑也。”如此盛德，汝曹可不书绅？

问：“世间何者最乐？”母曰：“不放债、不欠债的人家，不大丰、不大歉的年时，不奢华、不盗贼的地方，此最难得。免饥寒的贫士，学孝弟的秀才，通文义的商贾，知稼穡的公子，旧面目的宰官，此尤难得也。”

凡人一味好尽，无故得谤；凡人一味不拘，无故得谤。

凡寡妇不禁子弟出入房合，无故得谤；寡妇盛饰容貌，无故得谤；妇人屡出烧香看戲，无故得谤；严刻仆隶，菲薄乡党，无故得谤。

凡人家处前后、嫡庶、妻妾之间者，不论是非曲直，只有塞耳闭口为高。用气性者，自讨苦吃。

聯属下人，莫如减冗员而寬口食。

做人家，高低有一条活路便好。

凡与人田产、钱财交涉者，定要随时讨个决絶。拖延生事。

妇人不谙中饋，不入厨堂，不可以治家。使妇人得以结伴聯社，呈身露而【疑为“面”】，不可以齐家。

受谤之事，有必要辨者，有必不可辨者。如系田产钱财的，迟则难解，此必要辨者也；如系闺闈的，静则自消，此必不可辨者也；如系口舌是非的，久当自明，此不必辨者也。

凡人气盛时，切莫说道：“吾性子定要这样的，我今日定要这样的。”蓦直做去，毕竟有磕撞。

世间富贵不如文章，文章不如道德。却不知还有两项压倒在上面的：一者名分，贤子弟决难漫灭亲长，贤有司决难侮傲上台；一者气运，尽有富贵，交着衰运，尽有文章，遭着厄运，尽有道德，逢着末运，圣贤卿相，做不得自主。

问介：“子夏问孝，子曰‘色难’，如何解说？”介跪讲毕。母曰：“依我看来，世间只有两项人是色难。有一项性急人，烈烈轰轰，凡事无不敏捷，只有在父母跟前，一味自张自主的气质，父母其实难当。有一项性慢人，落落拓拓，凡事讨尽便宜，只有在父母跟前，一番不痛不痒的面孔，父母便觉难当。”

问介：“‘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’如何解说？”介跪讲毕。母曰：“这个‘敬’字，不要文皱皱说许多道理。但是人子肯把犬马二字常在心里省觉，便是恭敬孝顺。你看世上儿子，凡日间任劳任怨的，都推与父母去做，明明养父母，直比养马了；凡夜间晏眠早起的，都付与父母去守，明明养父母，直比养犬了。将人比畜，怪其不伦，况把爹娘禽兽看待，此心何忍？禽兽父母，谁肯承认？却不知不觉日置父母于禽兽中也。一念及此，通身汗下，只消人子将父母、禽兽分别出来，勾恭敬了，勾孝顺了。”

人当大怒大忿之后，睡了一夜，还要思量。

●温氏母训跋

于石先生，以崇祯丙子举于乡，后更名璜。举癸未礼闱，筮仕徽司理。疆事坏死之，先帝后以节烈风万世。公夫人、长女从容就实，上媿休光焉。遗集十二卷，末述先训，乃母夫人陆所身教口授者。信乎家法有素，而贤母之造就，不虚也。夫颜训、袁范，世称善则，类皆喆士之所修立，未闻宫师垂诫，踵季妇大家而有言也者。有之，自节孝始矣。厚集繁重，不利单行，爰再付梓，读者其广知奋兴乎！